



# 我的启蒙老师

■郭艳华

我常常怀着深深的感恩之心，思念着我的启蒙老师。是他为我打开了知识的大门；是他在我稚嫩的心灵里播下希望的种子。

我的小学是在一个叫大张庄学校度过的，它坐落在大张庄村东头。我还依稀记得校园没有院墙，四通八达，教室都是土坯房，低矮昏暗，房间格局很小。教室以麦秸为顶，层层苫上去，遇到下雨天，雨水顺麦秸秆下流，少有渗漏。教室里面是一排排泥台子，只有讲台才用砖头砌一圈，里面填上土封实夯平。黑板嘛，一块三尺长的小木板，用黑漆一刷即成。教室南边是一个宽阔的操场，没有任何运动器材，四周种着垂柳。春天，老师利用体育课教我们用柳枝编游击帽、拧笛■，用柳叶折小船，做着各种游戏，欢声笑语此起彼伏。

我七岁上学了，个子不高，上课时总是很规矩地坐在前排。从四年级到五年级各科课程都是由一个老师教的。那老师叫李长青，二十五六岁，大高个，微胖，剪着寸发，国字脸，眼睛不大，厚嘴唇，说话有点口吃，但讲起课来滔滔不绝，饶有趣味。

上三年级时，增添了一门写作课。我对写作一窍不通，每写一篇作文都要绞尽脑汁，不是咬着笔杆发呆，不交作业，就是东拼西凑，虚构乱写，应付老师。有时眼前闪现出事物的形状、颜色就是写不出来，只好用形容词轻轻带过。老师修改后的作文布满了红色的圈圈、勾勾，就像一个刚刚做过手术而又绑上绷带的人一样。老师的评语是：“文章空洞无物，病句仿佛清澈的湖水里填满了垃圾一般。”我看后，心里像吃个苍蝇一样难受。

李老师教语文的强项是写作和书法。他得知我以前的情况后，就把我叫到他办公室，用抑扬顿挫的声音说到：“写作文如同盖房子，盖房子先设计图纸，然后按照图纸来建筑。写作文就要选好材料，确定重点一段段地来写，不可虚构……”他又说：“虚构下来的文章皱皱巴巴，没有色彩，也不可能是一篇好文章，所以文章一定要真实。”我听了半信半疑。李老师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，便带领同学们做了“击鼓传花”游戏，再让我写作文。不知咋的，我写的这篇作文不仅篇幅长，还巧妙运用了拟人、排比、比喻等修辞手法，结尾段我

还抒发了自己的喜悦之情。这和我虚构的文章比起来，真是天壤之别。在李老师的耐心辅导下，我的写作水平渐渐提高。李老师教给我的写作方法，也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生根、发芽……

李老师的书法在学校很有名气。他的毛笔字可刚可柔，钢时苍劲有力，柔时行云流水。那时，每周一下午是两节书法课，李老师早就准备好毛笔和纸，先教我们握笔的姿势、基本笔画，包括横、竖、撇、捺、点、钩、折等，说什么“逆锋起笔、中锋行笔、回锋收笔”，一边说一边示范。我迫不及待拿起毛笔时，才觉得这根长家伙一点也不好玩，拿着真别扭。我一横写过去，中间大、两头小，像一条泥鳅；一竖下来，干巴巴的，像一根枯枝。我的心凉了半截：“这毛笔字可比钢笔字难写多了，不学了。”李老师走到我身边，弯下腰，握着我拿笔的手笑着说：“点如桃，撇如刀，弯钩收笔用力挑。不要着急，慢慢写，熟能生巧。”我这才重新鼓起勇气继续练习……

李老师多才多艺。他不但课讲得好，还能拉能唱、能裁能缝。每到小麦收割的季节，学校号召老师带领学生到生产队大田里拾麦穗，使粮食颗粒归仓。我们挎一个小篮子，排着队、唱着歌，跟着老师到指定的田间拾麦穗。大家像比赛一样，连一个麦穗也不放过。累了，李老师就带我们到大树下乘凉，教我们唱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《社会主义好》等歌曲。我们唱着歌，捡着麦穗，其乐无穷。秋季，玉米、大豆相继被送进粮仓，偶尔有些豆粒、玉米粒被抛撒在路边，无人过问。李老师就动员我们把路边的豆粒、玉米粒捡起来，放到班级的布袋里，等卖掉后给大家做一套新衣服。我们一听高兴得一蹦三尺高。同学们每天上学时你一把我一捧地捡着，布袋里的豆子越来越多。后来也不知卖了多少钱，也不知李老师添上多少钱，他扯上两种新布，量量我们的身高，自裁自缝，给每个学生做了一条裤子、一件白色的确良短上衣。我们全班同学统一服装，站在操场上精神焕发，再伴着李老师的哨子声做着广播体操，那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快乐的时光总是弥足珍贵，短暂的经历总是耐人寻味。五年的小学生活很快结束了，我离开了启蒙老师，但启蒙老师的音容笑貌，还不时地在我的记忆中浮现，引起我的思念和遐想。



## 家书

■胡玉华

在今日日新月异的互联网信息时代，人们寻常旨在用来传情达意的家书，早已淡出国人的视野，近乎销声匿迹，不由得让人唏嘘。

鸿雁传书，锦书相托。泱泱大国，巍巍华夏。古往今来，不知留下多少神奇的传说和美妙动人的故事。

修书一封，纸短情长。一字一句总关情，那一缕缕思念的情思，犹如春风化雨，滋润心田。一封看似寻常的家书，在人类岁月的长河里，亘古以来，它架起了亲朋之间沟通信息和情感的桥梁。

家书中字里行间流露出浓浓的亲情、友情，情真意切的温馨话语跃然纸上，暖人心扉，能给远在异乡的人心灵以百般抚慰。尤其是过去兵荒马乱的动乱岁月，至亲远在异域他乡，战火连绵，关山阻隔，倘若杳无音信，定然会心急如焚。而彼时报平安的家书，更显得弥足珍贵，非同寻常，正所谓“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”。

诸葛亮晚年写给儿子的一封信被后人冠名为《诫子书》的家书，可谓是一篇充满智慧之语的家训，其所阐述修身养性、治学做人的深刻道理，读来发人深省，更为世人所推崇。

而《傅雷家书》是傅雷及其夫人写给孩子的家书汇编，他们苦心孤诣、呕心沥血地培养孩子，言之谆谆，意之殷殷，令读者受益良多，亦深为国人称道。

众所周知，家书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，学识渊博的文人借助家书大可洋洋洒洒表情达意，说理论道，而一丁不识、胸无点墨的非文化人，若需写家书显然无能为力不能胜任，必定要求助于人。

早年间，但凡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年迈人，目不识丁的文盲居多，而乡村此类人识文断字的更是寥寥无几。这些群体若要写家书，只有两个渠道：其一，求助于有文化的熟人，再者就是到附近的邮政所付费请人代写，此亦为主要途径。

邮政所大都处在繁华热闹的街市，而门口最显著的标志，是挺立一个圆柱形的大肚绿色邮筒，方便过往行人投放家书，分外惹人注目。

那年月，但凡走进邮政所，就会看到柜台前挤满了忙着邮寄家书的人，也常常会看到这样一种温馨情景：一位戴着花镜、年逾花甲的老者，正襟危坐在厅堂里，身旁也总是围绕着一群人。旁边还会放置几个小板凳，而紧挨着老者坐着个年长的农妇或老翁，口述着什么，慈祥的老者显出和蔼可亲的样子，手扶花镜框，稍微往下面摁着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对方，边听边写，并不时颌首微笑。明眼人一瞅便知端倪，老者从事的定然是代写家书的营生。

那时节，老周口为数不多的几个邮政所，皆有从事代写家书者，这既方便了别人，自己或多或少也能从中获取些收入，聊补生计。

当有人欲求代写家书，彼此合作伊始，先由对方要把与受信人表述的内容，简明扼要地陈述一遍，择要笔录，如同拉家常一般。双方交流后，如若有所遗漏，可再由对方复述一遍。待详略得当，言辞得体地按书信格式书写好后，语调温和地念给对方听端详，重要的是悉数涵盖对方所要表达的内容，倘若对方依然觉得尚有些许不够完备或词不达意、不甚了然，即刻增删，进而趋于完美，直至对方点头应允，觉得完全满意方可。

代写家书古已有之，前些年，一度热播的电视连续剧《康熙微服私访记》里，其中有一集康熙已微服出宫多日，而身边又没了一干随从跟班，真正成了孤家寡人。可怜他身无分文、饥肠辘辘时，无奈只得放下皇帝的尊严与颜面，苦于生计，便干起了代人写家书的营生，以图当下填饱肚子，观之忍俊不禁。

沧海桑田，时过境迁。早年间，被人们视若珍宝的家书，如今已被互联网、手机等各种现代化通讯传播手段所取代。当我走进邮政所，再也看不到昔日熙熙攘攘、人们争相邮寄家书的热闹景象，而代写家书的温馨场景更不会重现。心中隐隐约约不禁有些怅然若失，未知过来人，可否有同感？

## 致教师

■王伟

我不知道天空  
为什么那样寥廓高远  
我不知道海洋  
为什么那样深邃蔚蓝  
我只知道您的心血  
孕育了蓬勃的春天

我不知道蝉鸣  
为什么那样悠扬婉转  
我不知道绿树  
为什么那样挺拔矫健  
我只知道您的汗水  
浇灌着焦渴的心田

我不知道枫林  
为什么那样鲜红耀眼  
我不知道田野  
为什么那样多彩斑斓  
我只知道您的劳动  
收获了果实的甘甜

我不知道冰凌  
为什么那样晶莹剔透  
我不知道雪花  
为什么那样圣洁不染  
我只知道您的故事  
谱写着动人的诗篇